

飞蛋

□徐国忠



已是夏雨连绵的季节。

雨不小也不大，下五天了，昼夜不停。第六天早晨，人们醒来，雨还在下。据天气预报说，雨还要持续几天。

处于中国北部，一个边陲小村的“擀面郎”小店，被淋得湿漉漉、水渍渍，风雨飘摇，然而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仍络绎不绝。

早晨开门，进来的是四位老人。

四位老人男女各半，明显是两对夫妻，一对是六十多岁的，男的掺白头；一对是七十多岁的，男的全白头。

他们一人一把伞，进门收起，伞帽向下，到达伞裙边沿儿的雨滴，原路折返又流了回来，嘀嗒嘀嗒，明净照人的地面立现四洼水面。

四位老人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期望值很高的“北疆之旅”，被连绵雨击打得支离破碎，他们很懊恼，也很无奈。

老板快步迎上去：“老几位吃点什么？”

四个老人没有马上回答，你瞅我，我看你，用很浓的方言商量一通。掺白头的老伴儿还念念有词：“天气不好，饭要吃饱；一日之计在于晨。”

掺白头出面点餐：“四份汤面，两份卧蛋，两份飞蛋。卧蛋的，放葱花不放香菜；飞蛋的，一碗放香菜不放葱花，一碗葱花香菜全放。另外，一人一个煮鸡蛋。一蛋三吃。”

老板挠头：“请按菜谱点餐！”说着，指了一下“展品墙”：“有牛肉面，还有打卤面，另外，还有馄饨。”

掺白头扫了一眼，没太多兴趣，坚持他们的商量结果：“你们是擀面馆，我们就要简单一碗面，多少钱都行。”

老板笑笑：“不是钱的事。点餐超出了我们的经营范围，不好定价，结账麻烦。”

见掺白头说不上来，两个女人上去了，掺白头老伴儿冲：“有什么好麻烦的？又不是烧星星、烤月亮。”全白头老伴儿附和：“能做牛肉面，就能做卧蛋、飞蛋！”掺白头老伴儿气势压人：“我们是来消费

花钱的，又不是要饭的。”

老板招架不住：“好！好！按牛肉面结账行不？提前说明了。”

全白头老人上来，把两个女人劝下去，笑容可掬：“行，就按牛肉面价结账，别跟她们计较，她们不会说话，太冲。给你添麻烦了，别上心去。”

老板甘愿败下阵来，要求掺白头再说一遍，掺白头一字不差，崩爆米花般，又是卧蛋，又是飞蛋，葱花香菜的，“按键回放”了一遍。

回手，掺白头去开包儿，想拿什么，全白头老人向他摆了摆手，给制止住了。

老板低着头，像是强化记忆，消化着这复杂的点餐需求。末了，他要求再解释一下“飞蛋”是怎么个飞法？

掺白头眼球闪亮：“飞，不懂吗？不就在锅里，拿蛋拎一圈吗？”

老板揣摩：“是不是甩鸡蛋？”

掺白头感到“甩”和“飞”相去甚远：“甩嘛？是飞，绕锅飞！”

老板把厨师喊出来一起理解。

厨师是个三十刚出头的壮男人，两眼放光，早在厨房门口听着呢，单手扶门框，一脚搓地，过来。不等听完，他就回去

了。

掺白头追上去，跨进厨房：“知道‘飞’了吗？”

老板伸手截住掺白头：“你不能进去，厨房重地，有监控，我们有责任保证食品安全。”

“说嘛呢？我进去，食品就不安全啦？我会投毒吗？我担心你们不会‘飞’！”

老板压低声音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嘴太碎了！”

掺白头还是听到了：“说嘛呢？碎？对，差不离，就是碎！把鸡蛋搅成鸡蛋液，碎在汤面里。”

老板用手势劝他回位静等，掺白头走两步又回头嚷给厨师：“四个汤面，两个飞蛋，两个卧蛋。四个煮鸡蛋。”

全白头老人有点听不下去了：“行了！说明白就好了，方言有障碍，多说了，反而麻烦。”

厨师很快有了四个汤面的做法流程：清水煮半开，下面条，马上磕两个鸡蛋卧上面，免动、小火，鸡蛋定型、熟透，蛋清变白裹包鸡蛋黄，这就是家常做的“荷包蛋”。放盐、放酱油、放香油、味精，调味调色，盛碗。剩下两碗汤面，用

筷子搅拌均匀的鸡蛋液，慢下锅，快搅拌，泛出薄薄的鸡蛋花，出锅前稍勾一点芡。

两碗卧蛋汤面，两碗飞蛋汤面做好，端上桌后，两个男人吃卧蛋汤面，两个女人吃飞蛋汤面。掺白头下筷，他的老伴儿说了一句：“飞蛋是一人一个吗？看着少呢？”全白头老人抬头看着她，筷子横停在嘴边。掺白头看厨房方向。厨师马上扔过话来：“没问题，绝对是两个，混飞的，鸡蛋皮还在呢，不信端过去看个明白，四个一个不少。”

全白头老人摆摆手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快吃吧，挺好，挺好的，不要节外生枝。”

四人埋头动筷，同时又都抬头，都觉出了不对：葱花、香菜呢？

厨师马上端来两个小碟，一碟葱花，一碟香菜：“自己放吧，记性不好，怕放错了，也怕放多了、少了。另外，鸡蛋没有了，抱歉，煮鸡蛋做不成啦。”

掺白头回手从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：“巧了，这里有，正好四个，熟的，给加热就行。”

“对不起，客人食材不能进厨房。”厨师无奈地摊开双手。

四位老人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？

“碗里热热，凑合吃吧，尊重人家店里规矩。”全白头老人说着，拿一个磕在桌上，又顺势滚轧了一圈，指甲嵌进，转了转，一个鸡蛋剥开，正要下沉到碗里，门吱扭一声开了，进来的是老板，右手撑伞，左手提着一兜鸡蛋，进门后跺跺脚，抖抖伞，一副急匆匆的样子。

四位老人几乎同时抬起头，看过去，都纳闷：他什么时候出去的呢？

徐国忠

沧县人。小小说《插脑》发表于《当代人》，并被《小小说选刊》转载。有作品刊于《沧州作家》。

骡子

□叶北海

春秧她爸是赶大车的。

家里养着一头大青骡，套上车，四里八乡去给人家拉货。

那时候，整个浮山镇也没几辆燃油车，娶亲送嫁，搬家拉货，甚至走亲访友带的东西多，都找赶大车的。尤其是麦收秋收，家家户户拉粮食拉柴火，一大早就得去春秧家排号。

为了多赚几个车钱，春秧她爸天不亮就起床，往泡好的麻饼（带皮花生榨油后的渣子）里掺棒子面，有时候还得打上俩鸡蛋。这些天大青骡干的都是重活，得吃精料。喂饱，套上车，吆喝着出了门儿。

春秧也闲不着，拎着半桶水到村口去饮骡。大青骡拉一趟，她就去饮一回，一天到晚跑的路也不少。等到后半夜，排好的高拉完了，这才轮到自家的。春秧坐在高高的麦秸或者棒子秸上，困得睡着了，晃晃悠悠，晃晃悠悠，一拐弯就摔下来。

等麦假或者秋假结束，春秧回来上课，脸上经常挂着伤。

不记得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了，班里开始传春秧身上有一股骡粪味儿，还编成了顺口溜：“套大车，赶大车，春秧家里养青骡。晚上搂着骡子睡，一身骡粪就饽饽。”尤其是以永强为首的那几个捣蛋孩子，上课压着嗓子喊，下课跳上桌子喊，放学跟在她身后，追着喊到家门口。

面对这些嘲笑，春秧瞪着眼睛，不知所措。她的嘴笨，是无力反击回去的。喊

得多了，她似乎也接受了，脸上没有表情，继续算术，做题，抄课文。但我知道，没人的时候，她会突然趴在桌子上，双手抱着头，身子一抽一抽地哭起来。

说实话，她的身上是有味，但绝不是骡粪味儿。那个年代，家家都穷，十天半个月不洗澡，一身衣服穿到换季，都是常事，谁身上没点异味儿呢？

我有心替她说几句话，又怕得罪永强他们，下次编瞎话把我也编进去，只好闭了嘴。

不久后的一天，上课突然闻到香香的味道，是雪花膏！谁抹雪花膏了？那个年代，雪花膏还算个稀罕东西，不是谁想抹就能抹的，太奢侈了。一屋子学生像狗一样耸着鼻子，最后确定，是春秧。永强他们又喊起来：“套大车，赶大车，春秧家里养青骡。晚上搂着骡子睡，一身骡粪就饽饽。买了一盒雪花膏，也给骡子抹一抹。抹一抹！”

一片嘲笑声中，春秧哭着跑回了家。

春秧上到初一，辍学了。倒不是因为那些歌谣。孩子们之间瞎胡闹，几天就过去了，谁还真当个事儿？原因是她爸从车上摔下来，轧断了腿。动手术花了不少钱，回家养伤还是钱，没人拉车，家里断了进项儿，入不敷出了。春秧她娘也想过赶车赚钱，可大青骡不听她的，一近身就尥蹶子；倒是春秧在它背上摸了一把，大青骡老老实实趴下了。

从那以后，春秧赶车，她娘装货卸

货，娘俩儿撑起这个家。

上初三时我见过她一次：大青骡拉着一车檩条嘎达嘎达走着，她个子矮小，坐下瞧不见道儿，索性站在车轱辘上，右手扶着大青骡的屁股给它抓痒，左手拎着马鞭，时不时来一响，警告大青骡别偷懒……那架势，颇有点女中豪杰的模样。

后来上高中、大学，我基本不在村里，再没见过她。直到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国庆节，我们村修公路，河滩里建桥，我抄起相机回了家。想把修路修桥的前前后后记录下来，既为儿时的回忆留个纪念，也为新时代的乡村发展做个见证。

正取景呢，叶北海！有人喊我名字。回头一看，一匹大青骡拉着车停在路边，坐在车轱辘上的是春秧。她正逗弄着怀里的孩子：“快看，那是妈妈的老同学，大学考出去了。囡囡也要好好学习，也要考大学，将来才能有出息。”她抓着孩子的手，冲我摇了摇，又扭头跟后边卸车的人喊了一句，“永强，快看谁来了。叶北海，咱们老同学，你还认得不？”

我听家里说起过，永强初中毕业，没考上高中，也没上中专，到汽修厂里给人打工去了。二十出头，经人撮合，就跟春秧结婚，组建家庭，现在孩子都好几岁了。想起当年他编的歌谣，“晚上搂着骡子睡”，就觉得莫名好笑。我冲他点头示意，他举胳膊蹭了蹭满脸大汗，憨憨一笑，继续卸石头去了。

“还拉车呢？”我试着靠近大青骡，伸

手摸它的鬃毛。

“今天拉完，就不拉了。”春秧在大青骡背上拍了两下，安抚它的情绪。

“怎么呢？”

“跟不上时代了。”春秧笑着说，“永强跟人谈了辆二手车，明天过户。大青骡拉了一辈子，也该歇歇了。”

“哟，那感情好！”我抓紧调整相机，得见证大青骡的光辉时刻。

春秧也赶紧招呼卸完车的永强：“快来，北海给咱们照相。”

找准角度，调好焦距，摁下快门键，将美好定格。

春秧倒水，帮永强洗了手，然后把孩子交给他，重新站在车轱辘上。“有空来家里吃饭。”她笑着扔下一句，随手甩了个响鞭。

啪——

大青骡听到律令，奋起四蹄，昂首挺胸，拉着一家三口，顺着即将通车的柏油马路，走进了一片霞光。

叶北海

原名王金生，曾获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年度十大作家、十大青年散文家，作品散见于《山西文学》《百花园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小小说月刊》《金山》等杂志。